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繆濂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八

肅宗

夢丹書 肅宗初為皇太子天寶十三載觀安禄山有悖逆之狀恐危宗廟遂精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舁一柒案以黄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書文字甚多既寤所記者惟四句

嚴不云乎惟其惟時上天所保福禄不虧

代宗

夢黃衣童子歌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及回駕至潼關夜夢黃衣童子歌云云詰旦上言其夢侍臣賀曰此土德當王吐蕃破滅之兆也

中五之德方峨峨胡胡呼呼何奈何

劉禹錫

夢揚州樂妓和詩 禹錫於揚州杜鴻漸席上見二樂妓侑觴醉吟一絕後二年之京宿邸中二妓和前詩執板歌云

花作嬋娟玉作妝風流爭似舊徐娘夜深曲曲灣灣月萬里隨君一寸腸

邢鳳

夢中美人歌

涇原節度李彙說貞元中有帥家子邢鳳居長安平康里南質一大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古裝高鬟長眉執卷而吟鳳發其卷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過一篇取綵箋傳其春陽曲問曲中弓彎何謂美人曰父母教妾為此舞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辭去鳳覺仍於襟袖得其詞

長安少女一作兒女踏一作蹴春陽一作忙何處春陽一作歸不斷腸舞袖弓彎一作腰渾忘却羅衣空換一作羅帷空度一作蛾眉空帶九秋霜

石季武

夢中詩

涼武公愬數年攻戰建殊勲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長慶元年自魏博徵還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有道士八人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因吟詩云云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入憩天宮寺月餘薨

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

王炎

葬西施挽歌

元和初太原王炎夢游吳聞吳王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詔

詞客作挽歌炎進詩王甚嘉之

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地一作土葬金釵滿一作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

沈亞之

秦夢詩三首太和初亞之客橐泉邸舍夢入秦見穆公尚始平公主弄玉所居宮曰翠微宮公主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每吹簫聲調遠逸悲人聞者莫不自廢約一年公主卒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并墓銘後公辭亞之令歸又為歌一章仍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

泣别有題宫門詩已而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為别語未卒驚覺㐲泉秦穆公葬地也

泣葵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宫挽公主

擊髀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宫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别穆公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宫不復期春景似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濕臙脂題宫門　以上三首又見本集

盧獻卿

夢中詩 獻卿范陽人嘗作愍征賦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大中時連年不中第游衡湘至郴夢人贈詩句曰歿郴守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夢者

卜築郊原古青山無四鄰扶疎遶屋樹寂寞獨歸人

劉景復

夢為吳泰伯作勝兒歌 吳郡泰伯祠市人賽祭多繪美女以獻歲乙丑

有以輕綃畫侍妍捧胡琴者名為勝兒貌踰舊繪巫方獻舞進士劉景復過吳適置酒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讓王奉屈隨至廟揖而坐王語之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精而

色麗知吾子善歌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因命酒為作歌王召勝兒授之劉痦傳其歌吳中云

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絃攏撚三五（一作四）聲喚起邊風駐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戲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秋（一作任）窸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戞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沙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奴亂犬豕崩

騰憗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漢土民皆一作一朝漢民沒殊域飲恨吞聲空嗢咽時看漢月望漢天一作民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閉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淚血應闌干

郭仁表

夢中辭偽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得疾沈痼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入坐堂

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邑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道士色解索紙筆書授之因爾疾愈

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歛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兹不能行此欲何為

國邵南

夢崔暇妻詩 崔暇娶曹州刺史李績女李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夢在一廳中女立牀西暇在牀東女執牋題詩一首授暇暇朗吟之夢後纔一歲崔妻卒

莫以真留妄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

盧絳

夢白衣婦人歌詞 絳後主末年爲宣州節度宋平金陵絳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不得復降宋慎儀姪穎愬之朝坐斬初絳未遇時病瘧且死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酒曰妾玉眞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子坡至是臨刑有婦人姓耿名玉眞者坐淫亂與同斬衣服姿貌宛如前夢其行刑地即固子坡也 南唐野史韓府名談云所夢者見詩行刑地名孟家坡今並載

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

暮寒

清風明月夜深時箕箒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坡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

張生

夢舜撫琴歌　進士張生下第游蒲關宿于舜廟夢舜撫琴歌曰

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

潼郡守

夢康仙示詩康仙乾符間賣藥衛市居員山琵琶坂人為立廟郡守欲移之山椒夢示以詩廟遂不復移焉

賣藥因循未得還却因䡄酒到人間有心只戀琵琶坂無意更登山上山

獨孤遐叔妻白氏

夢中歌貞元中遐叔游劒南歸至金光門外天已暝路隅有佛堂止焉至夜分忽聞有公子女郎十數輩携酒具賞會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乃其妻白氏也少年舉杯强之歌轉面揮涕遐叔驚憤捫一磚飛擊悄然一無所有遐叔謂其妻死矣至其居妻夢魘方寤説夢中與

邈叔所見並同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

張生妻

夢中歌

張生家汴州中牟縣赤城坂別妻游河朔五年而還汴出鄭州門已昏黑忽于草莽中見燈火熒煌有長鬚者白面年少者紫衣者又有黑衣人綠衣少年挾其妻宴飲張擲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忽闇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死矣歸至家妻在問之曰昨夜夢有六七人逼令飲酒各請歌飲次有發瓦來中奴額驚覺尚頭痛因知昨夜所見

乃妻夢也

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令夕坐愁鬢如雪為長鬚人歌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為白面少年歌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遥天雁空度為紫衣人歌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為黑衣人歌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為綠衣少年歌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長鬚人歌答

張氏女

夢王尚書口授吟

會昌初安西市張氏有女國色晝夢至一大宅幞次女輩十許人同妝飾候紫綬天官來為吏部沈公俄呼尚書來為并帥王公羣女進樂侍酒并州尤屬意張口授之吟謂曰歸辭父母異日復來驚寤泣曰尚書命我矣殆將死乎因臥病累日起

膏沐艷妝拜父母而卒

鬟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病狂人

歌周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云云自言夢見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皆紅一小姑令歌如此有道士曰此犯大麥毒所致女即心神小婢脾神也醫經蘿蔔治麫毒如此言以藥并蘿蔔食遂愈

踏陽春人間三月雨和塵陽春踏秋風起腸斷人間白

髮人

五靈華曉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

丸蘿蔔火吾宮

陳季卿

陳季卿江南人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下常訪

青龍寺僧不值時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揖季卿同坐

遶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嘆曰安得自

渭泛於河遊於洛渡淮濟江而達於家亦不悔無成而

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一竹葉作舟置圖中渭水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之覺渭水生波葉舟漸大席帆既張恍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至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明日次潼關登崖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側題江亭晚望詩於書齋此夕謂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櫂乃吟一章別其妻又別諸兄弟一更後復登舟而逝家

人慟哭謂其死矣復遵舊路至於渭濵寺宇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鄉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曰不久當知各别去後月餘妻子來訪始知果歸作詩非夢也

題禪窟蘭若

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櫂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

題潼關普通院門

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

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

江亭晚望題書齋

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

別妻

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悽鳳管別鶴怨瑶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

別兄弟

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

周延翰

夢中句南唐太子校書周延翰修服餌術夢神人示以書七言為句其末句云云云延翰以為必得丹砂之效甚喜後死葬于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七字皆驗

紫髯之伴有丹砂

任玠

夢中和句蜀人任玠字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玠和之既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卒

故國路遥歸去來山叟　春風天遠望不盡玠

杜牧

夢中語杜牧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夢人語之云云後果得比部員外

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

胥偃

夢中詩胥偃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云以為不祥明年徐奭牓第二人及

第

昔作樹頭花今為塚中骨

曾崇範妻

夢中語南唐曾崇範其妻先許聘數人皆死後夢人得語云此是汝夫果嫁於曾也

田頭有鹿跡由尾著日炙

張敉

紀夢句處士張敉寫李白真虔禱忽夢白自天降與語詩因為歌以紀之其畧曰

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八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九

高祖

嘲蘇世長 世長嘗事偽鄭王世充為行臺右僕射洛陽平歸國高祖與之有舊釋之授玉山屯監恩禮殊厚嘗嘲之云云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

睿宗

戲題畫

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聞香

歐陽詢

嘲蕭瑀射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垜詢詠之云云

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為此乃應是宋公

長孫無忌

與歐陽詢互嘲無忌見詢姿形麽陋嘲之詢荅云云太宗聞之笑曰詢此嘲曾

不畏皇后邪無忌皇后凡也

聳髆成山字埋肩不一作畏出頭誰家麟角上畫此一獮猴無忌

索頭連背暖漫一作祝襠畏肚寒只因心渾渾所以面團團詢

裴略

為温僕射嘲竹宿衛裴略試判落第詣僕射温彥博披訴不理略自云能嘲戲彥博回意與語指廳前竹令嘲應聲云云

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得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一作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熟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

又嘲屏牆彥博又令嘲屏牆略云云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筋何止傷髆博懟而與官

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

省吏

嘲崔左丞武德中清河崔善為為尚書左丞諸曹吏惡其聰察其人短傴嘲之云云

高祖勞之曰齊末姦吏歌解律明月高緯昏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下令求謗者謗遂止

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

選人

嘲高士廉木履

士廉掌選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士廉笑而引之

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

裴玄智

書化度藏院壁 西京化度寺内有無盡藏院施捨日盛開國而後其積至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一分供天下伽藍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飢餓一分充舊供無遮之會城中士女有大車載錢帛捨之棄去不知姓名者貞觀中有道士裴玄智者嘗入寺灑埽十年有餘寺中觀其戒行修謹究是修行高人使之守藏一日潛走去不還寺衆驚异於玄智寢房内看壁上有詩四句盗去黄金不可知數竟莫知所之矣後武后移藏東都福光寺日久漸耗尋移歸本院至開元九年以所餘散京師諸寺藏遂絶焉

將肉遣狼守置骨向狗頭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二首句一作放羊狼頷下置骨狗前頭

竇昉

嘲許子儒 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紀當有階級後不得階竇昉詠之云云

不能專習禮虛心強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攏音國牆虛屢被扠映樹便側睥過匱即放乖崴暮良工畢言是越朋儕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喎口淮切

梁寶

與趙神德互嘲 唐初梁寶好嘲戲因公行至貝州問佐史云此州趙神德甚能

嘲令召之寳甚黑神德兩眼俱赤因互嘲寳無以答謝遣之

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準則寳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神德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寳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神德

釋元康

與講師互謔元康入京見一法師盛集徒衆講經與申問往返戲之云云講師亦復之蓋譏康之無生徒也康為之解詞理吏涣然太宗聞之詔入安國寺講

甘桃不結實苦李壓低枝元康輪王千箇子巷伯勿孫兒

講師

李榮

詠興善寺佛殿災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為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此榮巴西人也

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赤盡惟有一羣僧

張元一

敘可笑事 元一則天朝為左司郎中善滑稽時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云云胡御史胡元禮也於是蕃人為御史者尋改他

官

朱前疑著緑遂仁傑著朱閣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

嘲武懿宗　契丹寇幽州武懿宗統兵禦之至邢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云云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豬夾豕也則天大笑懿宗曰此元一宿搆不是卒辭則天曰以韻與之懿宗曰請以峯韻元一應聲云云則天大悦懿宗極有慙色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鷁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

然逢著賊騎豬向南趍

又嘲

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

孔

詠靜樂縣主 靜樂縣主懿宗妹懿宗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云云則天大笑縣主又極慙也

馬帶桃花錦帬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

杜易簡

嘲格輔元 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被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云云

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遥林埒囊將舊識製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

石抱忠 則天時檢校天官郎中

始平諧詩

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塯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櫺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

箇參軍鵝鴨行

梁載言

詠傳巖監祠傳巖嘗在左臺監察中霤而中霤小祠無犧牲之禮比廻悵望曰初以為大祠乃全踈薄殿中梁載言詠之云云

聞道監中霤初言是大祠很傍索傳馬偬動出安徽衞司無帟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空往復空歸

劉行敏

嘲崔生行敏長安令有崔生飲酒歸犯夜被武候執縛五更初猶未解行敏向朝至街

逢之與解縛因詠之云云

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胷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

又嘲楊文瓘 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之云云

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歎復何為

嘲李叔慎賀蘭僧伽杜善賢 善賢長安令三人皆黑

叔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

陸子

嘲父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川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 先是人有嘲陸者云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

楊廷玉 則天表姪為嘉興令貪猥無厭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敕免

迴波詞

廻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

不得棖觸

中宗朝優人

廻波詞 御史大夫裴談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互唱廻波詞有優人云云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

過李老

崔日用

乞金魚詞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因會宴日用撰詞云云中宗以金魚賜之

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辟龕倚壁燈脂污張五

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

却貓兒相報賞

又賜宴自歌中宗宴日用起舞自歌云云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館學士制曰日用

書窮萬卷學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謝

東館總是鵷鸞南臺自多杞梓日用讀書萬卷何忍不

蒙學士墨制簾下出來微臣眼看喜死

吴人

詠癡鄭愔曾罵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吴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吴人云云愔本姓鄭改姓鄭時人號為鄭鄭

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

封抱一

歇後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用千字文語嘲之

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一說

人有患㑊眼及翳又有患鼻齆者互嘲一云眼能日月盈為有陳根委一云不别似蘭斯都由雁門紫

魏崇裕

送司功入京

崇裕為兾州參軍嘗有司功入京以詩送之云云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

權龍褒

中宗時為瀛州刺史

嶺南歸後獻詩

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敕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

龍褒

初以親累遠貶洎歸獻此一云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追來令作右金吾

初到滄州呈州官

遥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州官見此詩謂曰公有逸才褒曰不敢趁韻而已

秋日述懷

檐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時有參軍不曉其義請釋之褒曰鷂子檐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也

喜雨

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赫赤出地上綠氲氲

皇太子夏日賜宴詩

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為讚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崔泰之

哭李嶠詩

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

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

蘇頲

詠尹字　頲幼年有京兆尹過父瓌命詠尹字

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張敬忠

詠王主敬　武德貞觀以來尚書郎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考功員外掌試貢舉人郎之最望者司門都比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先天中王主敬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云云膳部在省

中最東北隅故有比句

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踜蹬却落省牆東

韋鏗

嘲邵景蕭嵩 邵景擢第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升殿行事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貌皆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簾下竊窺而詠云云

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去聲立自慙身品世間毛

邵景

嘲韋鏗他日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云云

飄風忽起團團旋倒地還如著脚槌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為元非五品才

李休烈

詠毀天樞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于定鼎門内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施盤龍以托珠高一丈圍三丈金綵熒煌光侔日月開元中詔毀

天樞發卒鎔鑠彌月不盡休烈為洛陽尉賦詩以詠之先是有訛言云一條麻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士庶莫不詠諷

天門街上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麻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

石惠泰岐王府參軍

與李全交詩全交監察御史

御史非常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

黄幡綽伶人

嘲劉文樹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黄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幡綽許而進嘲云云上知其遺賂大笑

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别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

祖詠

尚書省門吟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詠吟云云

落去他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一聲長安竹柏皆枯死

王昌齡

上馬當山神 開元中昌齡自吳抵京舟行至馬當山先有禱神備屬風便不能駐命使齎獻於廟及草履致於夫人題詩云云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履内忘取之并將往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三尺躍入舟中剖腹得刀焉

青驄一匹崐崘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滚驟莫怪昌齡不下船

張懷慶

竊李義府詩 棗强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李義府嘗賦詩云鏤月為歌扇裁

雲作舞衣自憐廻雪影好取洛川歸懐慶乃為詩云云

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廻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因為懐慶語云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賀知章

荅朝士朝士以知章吴越人戲云南金復生中土知章賦詩云云

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兒

顧況

和知章詩

鈒鏤銀盤盛炒鰕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續茅山秀才吟顧著作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得句久不得屬顧云云秀才以其無禮審知是況慙惕而退

駐馬上山阿茅山秀才風來屎氣多況

史思明

櫻桃子詩思明在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寄之因作詩同去詩成衆皆賛美之

曰此詩大佳若押作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

櫻桃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至當作贄思明

僭號以子朝義為懷王周贄為相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九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

高亭一作雲

譏元載詩上元間既平劉展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後民産猶給乃召豪吏分宰列邑重歛之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役歛無名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為白著既為刻薄之役不堪其弊則必顛沛酩酊如醉者之著也渤海高亭有詩云云

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皆白著

賀遂涉

嘲趙謙光唐省中諸郎中不自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不歷清資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邉遠果毅也時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

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亦優寧知粉署裏飜作土山頭

趙謙光

荅賀遂涉時遂涉為戶部員外謙光荅此

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熏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孔顒

上浙東孟尚書浙東孟簡尚書六銜按覆因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顒獻詩

啟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忽被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辥陟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威權毳成刺許之賓何异吠尭之犬然以久施公効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

有箇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喝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

呂温

嘲柳州柳子厚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管依然在千秋柳拂天

嘲黔南觀察南卓 一云卓故人做吕温作

終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卓在黔南大吏風俗凡是溪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故云

張祜

戲簡朱壇詩 祜客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祜之篇詠後壇與祜卷欲其潤飾之祜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為餞别焉

昔人有玉盌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盌有當時聲

戲顔郎官騎獵詩 温州顔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

以詩戲之

忽聞射獵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

朱冲和

嘲張祜

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説我能

崔涯

嘲妓 涯久游維揚有詩名每題詩倡肆立時傳誦聲價因之增減無不畏之

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懐胎十箇月生下崐崘兒

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更著一雙皮屐子

紇梯紇榻出門前

嘲李端端

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

崐崘山上月初明

覓得黄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

一朶能行白牡丹端端得前詩憂之候涯使院飲回道傍再拜曰端端祇候樊郎伏望哀之乃重贈此飾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紅樓以為笑樂

李宣古

詠崔雲娘澧州宴酒紏崔雲娘貌瘦瘠毎戲調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為郢人之

姓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

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長嘯出歌遲只見一作怕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户立頭上有鍾馗只首兩頭蛇也

杜牧

嘲妓 牧罷宣州幕經陜有酒糺妓肥碩牧贈此詩一作崔立言詩

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跡寺有大佛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惆悵憂難嫁待與將書問樂坤

盧肇

嘲游使君 夔州游使符邀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

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衣許

容子由來是相師

韋蟾

嘲李瑒題名 蟾為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云云

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嚴震

聞鹿鳴互謔 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一日聞鹿鳴有中表在坐相謔云云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

釜戴山中鹿又鳴表中此際多應到表兄震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表中

章孝標

及第後寄李紳

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

李紳

答章孝標

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楊汝士

戲柳棠棠東川人才思優贍應進士舉擢第後參越巂軍事楊汝士鎮東川棠在席一巨魚飲之棠不即飲汝士以詩戲之

文章漫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這老尚書

柳棠

荅楊尚書

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為鵬也不難

又忤楊尚書詩

棠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以詩忤楊公云云公怒為書讓其座主高鍇侍郎曰柳棠者兇悖麤傲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犬子簷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二公以書往返詰難棠不任其憂惕靖安李相宗閔也楊之中外昆弟

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

朱澤

嘲郭凝素王軒嘗泊舟苧蘿山題浣紗石詩感西施見形與歡會蕭山郭凝素聞軒之遇每過浣紗溪口日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人進士朱澤嘲之凝素内恥無復斯遊

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鄭光業

紀中表試案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光業潛紀之云

云

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

鄭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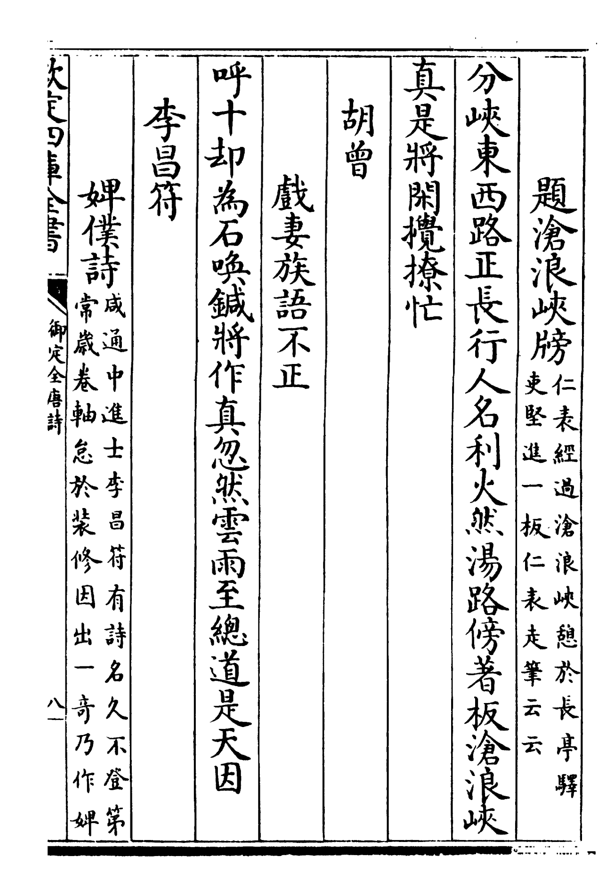
醉題廣州使院

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大須慙媿石榴黄

擬權龍褒體贈鄠縣李令及寄朝右 李令因之休官

鄠縣李長官横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

鄭仁表



題滄浪峽牓 仁表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驛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云云

分峽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傍著板滄浪峽

真是將閑攪撩忙

胡曾

戲妻族語不正

呼十却為石喚鍼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

李昌符

婢僕詩 咸通中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

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是年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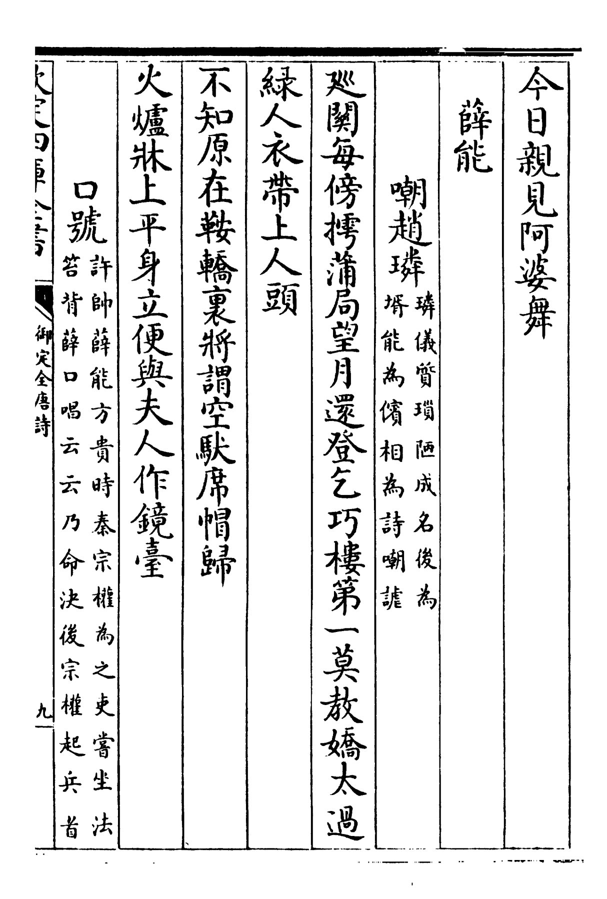
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

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

孫子多

嘲鄭傪妓鄭傪出妓宴趙紳而舞者年老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云

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人曾聞阿武婆



今日親見阿婆舞

薛能

嘲趙璘

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為婿能為儐相為詩嘲謔

巡關每傍摴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

緣人衣帶上人頭

不知原在鞍轎裏將謂空馱席帽歸

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口號

許帥薛能方貴時秦宗權為之吏嘗坐法笞背薛口唱云云乃命決後宗權起兵首

捕薛令舉前詩續之云云遂害能

素脊鳴秋杖烏轢響暮廳能刃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

宗權

皮日休

嘲歸仁紹龜詩日休謁仁紹數往不得見因作詠龜詩云

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徧都為平生不出頭

詠螃蟹呈浙西從事

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横行

鄭綮

題中書壁綮為相同列以為忝竊每訕誨之乃題詩於中書壁云云

側坡蛆蜫蜦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

別廬州郡人綮累官左司郎中家貧求郡為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滿日有羸錢千緡寄州庫後他盗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為刺史送還之綮將去有別郡人詩云云

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

徐彥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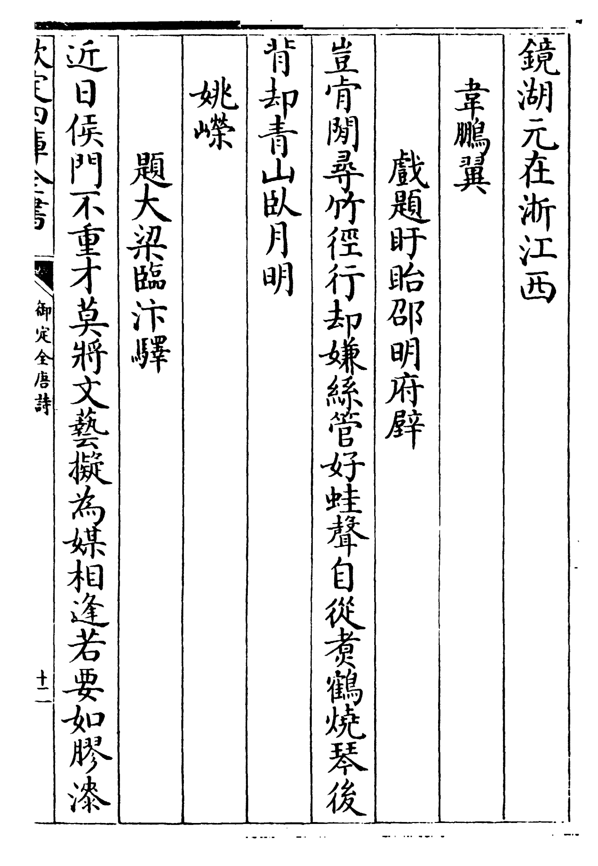
戲荅成汭荆南成汭盗據渚宫尋即貢命宰相徐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宫汭以嶺外黄茅瘴患者髪落戲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荅以此蓋譏汭嘗為僧也汭終席恥之

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

崔立言

醉中詭浙江廉使

山夫留意向丹梯連帥邀來出藥畦常見浙東誇鏡水



鏡湖元在浙江西

韋鵬翼

戲題盱眙邵明府壁

豈肯閑尋竹徑行却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却青山卧月明

姚嵘

題大梁臨汴驛

近日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為媒相逢若要如膠漆

不是紅妝即撥灰

李日新

題仙娥驛

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鵾餡鑼古餣頭更有臺中牛肉炙尚盤數臠紫光毬

柳逢

嘲染家 莆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毆兄至高標十木既歸鄉親為會有秀才柳逢旅遊掇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辟染人遂與束帛贖其詩

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

黎瓘

贈漳州崔使君鄉飲䬠韻詩 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於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䬠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

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張保胤

示妓牓子 嶺南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三木時保肩在幕府掌書記乃書牓子示諸妓云云

緑羅帬下標三棒紅粉䫌邉淚兩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這廻不敢惱兒郎

又留别同院 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横比之何遜人材瓌偉有似明皇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咍

憶昔當年富貴時如今頭腦尚依稀布袍破後思宫内錦袴穿時憶御衣鶻子背鑽高力士嬋娟𩮜畫太真妃

如今顦顇離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時

陸巖夢

桂州筵上贈胡予女

自道風流不可攀却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梁間

孟陽死後欲千載猶在佳人覔往還

李都

戲荅朝士

都爲荆南從事時有朝士寓書書蹤其惡李戲荅此

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應笑鍾張虚用力
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寳不敢傳留誤子孫
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呑

荆人

嘲僧惟恭 荆州僧惟恭常事酒博暇則誦經析生安養同寺靈歸跡頗類之荆人嘲之云云後恭感西方士人來迎出蓮花放異光而逝歸亦悟改行為髙德云

靈歸作盡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

馮道幕客

題酒户修孔廟狀道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户千餘輩投狀乞修道未及判有幕客題狀後云云道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

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户重脩廟覓我慚惶也不難

李花開

孔廟口號李相穀嘗為陳州防禦謁夫子廟見像在破屋中歎息久之伶人李花開趨進獻口號穀遽出俸修之

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

馮暉

荅妻

暉與周太祖相善微時與太祖就一道士雕刺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太祖項上作雀及穀戒曰爾曹自愛雀銜穀雁出瓮是爾曹通顯時也後太祖登位暉東旄所刺皆驗先是暉貧遇寒食妻詈曰節到也如何辦得暉捫腹云云

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雁

李濤

題僧院

濤性滑稽布衣之時往來京洛間汜水關有不動尊院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每過必省之未幾寺焚僧散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云云

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楊苧蘿

詠垂絲蜘蛛嘲雲辨僧 洛陽歌婦楊苧蘿聰慧有才思楊凝式甚憐之時有講經僧雲辨在座忽檐前蜘蛛垂絲而下正對苧蘿與僧前楊笑謂苧蘿試嘲得著師奉絹五匹苧蘿應聲成辨體充肚大故云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辨慙且笑奉之如數

喫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

馮涓

自嘲絕句 涓蜀城析骸之際幾至殍殍捉鬻米家活有絕句云

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早知蜀地區娵與乃訓如此與也悔不長安大比丘即收足大坐也

盧延讓

哭亡將詩

自是硇砂發非干駭石傷牒髙身上職盌大背邊創

蔣貽恭

詠王給事偽蜀給事王允光短小貽恭嘲之云云有刑院杖直官張進嘗誦之允光以事奏寘極法後見進索命死

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裩著

擎得天王左脚無

詠金剛

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剛被時流借拳勢

不知身自是泥人

詠傴背子

出得門來背拄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向閑牕下

恰似箜篌不著絃

詠安仁宰擣蒜

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滿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饅頭帳生歲取餐三頓鄉老盤庚犯五甌半醉半醒齊出縣共傷塗炭不勝愁

五門街望有題

我皇開國十餘年一輩超升炙手歡閙向五門樓下望衙官騎馬使衙官

謝郎中惠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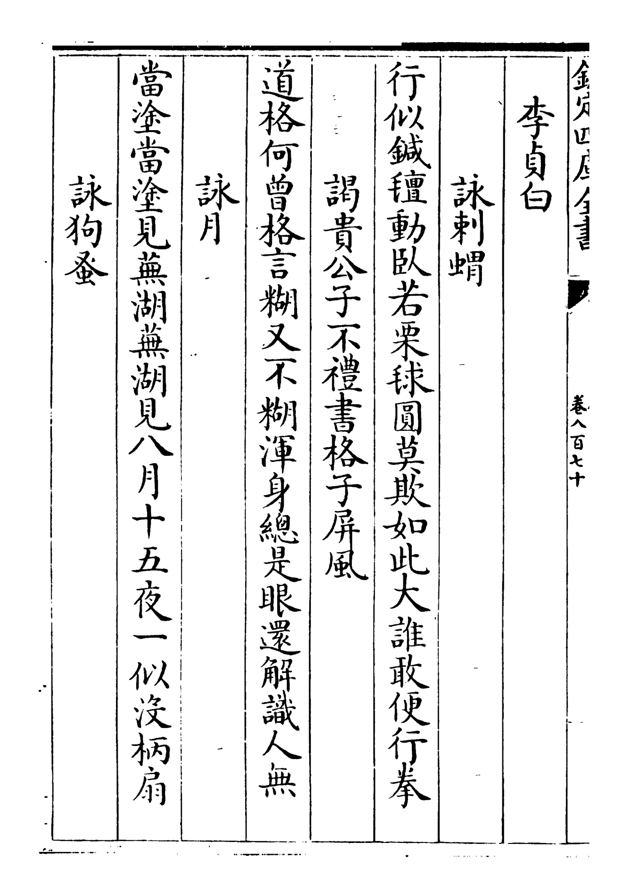
三斤緑茗賜貽恭一種頒霑事不同想料腸懷無荅處披毛戴角謝郎中

詠蝦蟇

坐卧兼行總一般向人努眼太無端欲知自已形骸小試就蹄涔照影看

住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

名山主簿實堪愁難皷他家大骨頭米納功南錢納府祇看江面水東流



李貞白

詠刺蝟

行似鍼氊動臥若栗毬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

謁貴公子不禮書格子屏風

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

詠月

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沒柄扇

詠狗蚤

與蝨都來不較多搽挑筋斗太嘍囉忽然管著一籃子

有甚心情那你何

詠𩙪栗子

倒排雙陸子希插碧牙籌既似犧牛乳又如鈴馬兜鼓

㨖并㵒箭直是有來由

詠蟹建帥陳誨之子德誠罷管沿江水軍入掌禁衛頗患拘束方宴客貞白在坐食蟹德誠顧貞白曰請詠之貞白云云衆客皆笑

蟬眼龜形脚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飣在盤筵上

得似江湖亂走無

郫城令

示女詩陳敬瑄太師任西川有愛姬徐氏郫城令之女也令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作二十八字違其妻私示其女云云人皆鄙之

深宮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與太師歡笑處為吾方便覓彭州

李令

寄女渚宮有李令者本狡猾之徒也強為篇章干謁時貴有歸評事任江陵鹺院常憫卿

士之心令累求救貸皆允諾又云某欲尋覲湖
外輒餞舍安家族歸君亦欲諾之李且乘舟而
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匂餱糧主人拯其乏
絕李忽寄書於歸情況歎寄且异尋常書中有
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怏恨
不能明與與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

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為報豔妻兼少女
與吾覓取朗州場

太守 失其姓名

諷劉炎索賄詩 貪饕太守行邑有覬覦意既行以詩諷之云云

未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鑑中影

劉炎

被按自悔詩 炎不恪太守意空以詩和後因民訴按以法炎為詩云云

早知太守如狼虎獵取膏粱以啗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繆濂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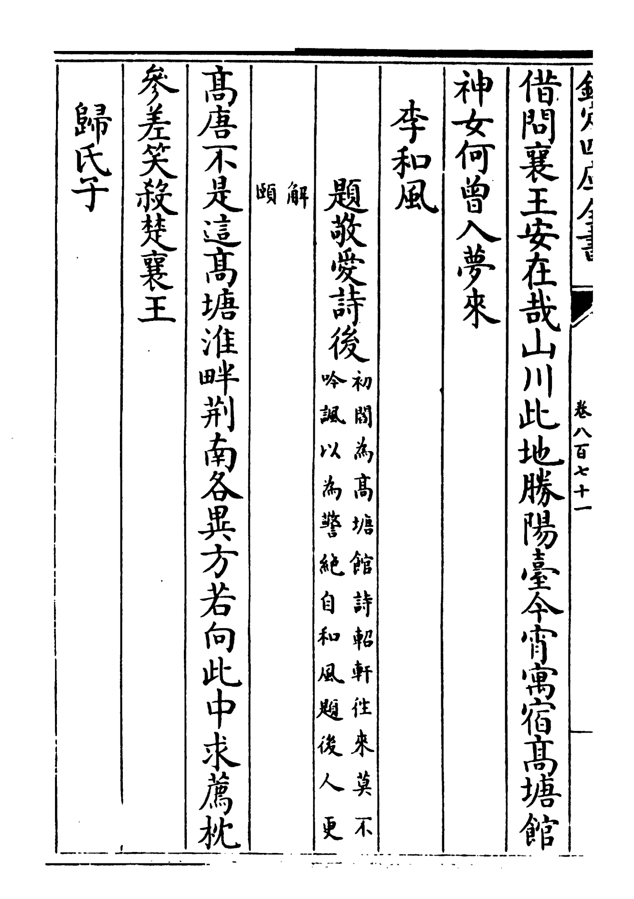
甘洽

與王仙客互嘲二人相友善互以姓相嘲

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撥獺抽却你兩邊洽　甘計爾應姓丹為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仙客

閻敬愛

題濠州高塘館敬愛為御史過宿處


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宵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

李和風

題敬愛詩後初閤為高塘館詩�軒往來莫不吟諷以為警絶自和風題後人更

解頤

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歸氏子

荅日休皮字詩時仁紹諸子修係伺日休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

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張魯封

譏池亳二州賓佐兼寄宣武軍掌書記李晝池州

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為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為詩譏其賓佐兼寄李詩

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却是閑人管

兩地風情日漸多

李晝

戲酬張魯封

秋浦亞卿顔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

唯恐他時立棘垣

楊鸞

即事

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

定來頭上蔵楊鸞

座客

嘲周顗（顗一作顓　顗與學不中第旅浙西從事遊飲昧於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贈詩云云）

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闘月髙惟有紅妝回舞手似持霜刃向猨猱

周顗

和座客

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田鷁為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縛猱

張鷟

荅或人司門員外張鷟工俳諧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鷟荅之云云

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

施肩吾

嘲崔嘏肩吾與嘏元和十五年同第嘏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云云

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蘇芸

嶺南詩句 嶺表多假吏里巷目為使君而貧窶徒行者甚衆元和中進士蘇芸南北淹游嘗有詩云云

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

包賀

諧詩逸句

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鞋

櫂摇船掠鬢風動水槌胃

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餅兒

蔡押衙

題洞庭湖 洞庭湖詩許棠題後無繼者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巳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絶矣諸人幸勿措詞巳公堅請之押衙抑揚朗吟云云

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湖底漸出唯一條湘川而巳此言其不成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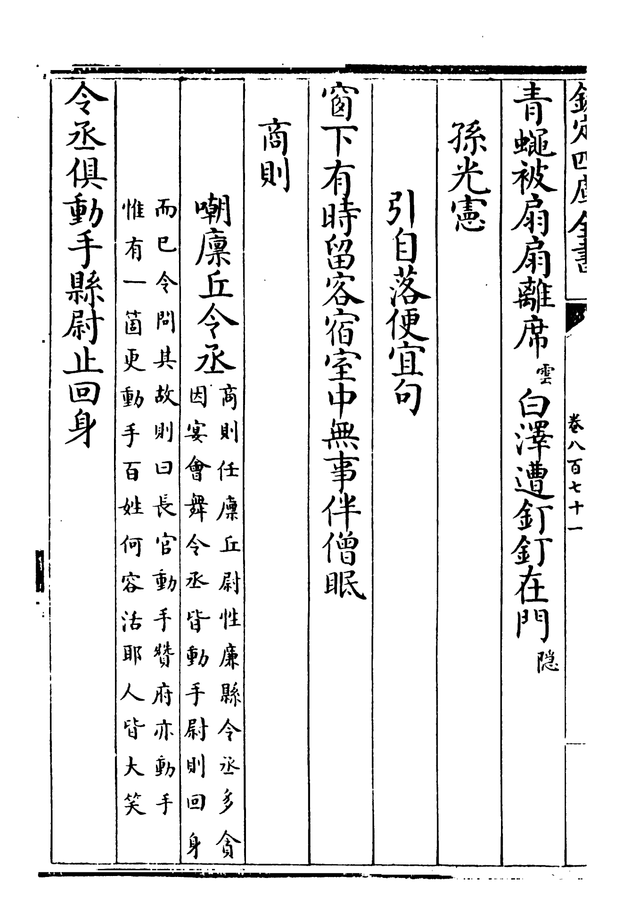
温庭筠

戲令狐相令狐綯為相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故庭筠戲之云云

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顧雲

與羅隱互謔隱與雲同謁淮南相公高駢高以雲為人雅律遂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於鄖亭盛暑青蠅入坐高公命扇驅之雲即以謔隱隱顧見白澤圖釘在門扇應聲荅之乃以譏雲之獨留不能去也



青蠅被扇扇離席（雲）白澤遭釘釘在門（隠）

孫光憲

引自落便宜句

窓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

商則

嘲庫丘令丞（商則任庫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巳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賛府亦動手惟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

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羅頎

題漢祖廟 頎南昌人應舉下第道經漢祖廟題此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披而去數日卒

項羽英雄猶不懼一作嫚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

陳嶠

自賦催妝詩 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强娶儒家女合巹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羡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

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

何承裕

戲為舉子對句 承裕曲江人天福末舉進士有逸才而善詭知商州一舉人投卷有曰暮猨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稱奉為改之因云云舉人大慙而去

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猨啼呂四妻

李濤

荅弟婦歇後語 濤弟澣娶竇尚書女年甲已髙出參濤望塵下拜曰只將謂親家母又作歇後語云云聞者莫不絶倒

慙無竇建娩作梁山

程紫霄

與釋恵江互謔左街僧録恵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

僧録琵琶腿程江素充肥故云先生觱栗頭江

僧法軌

與李榮互謔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時李榮與論議往復數番軌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未及得道下句榮應聲接云云四座伏具辨捷

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法軌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李榮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一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二

無名氏

廣州三樵歌曲江令朱隨侯張鷟目為朧亂土梟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竝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人歌之云云

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廻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

三御史詠元福慶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評之詠曰

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凝牀

臺中裏行詠 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為正官臺中詠之云云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

柱下雖為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

譏裴休 休性慕禪林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李德裕性好玄門修彭祖房中之術時人譏之

趙氏兒皆尼氏女師翁兒即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阿誰

嘲四相 懿宗時曹確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

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放牓詩 太和八年放牓進士多貧士

乞兒還有大通年三十三人椀杖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羶

改魏扶詩 大中初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牓出無名子削為五言詩以譏之

葉落滿庭陰朱門試院深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前心

嘲舉子騎驢 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

亦皆騎驢或嘲之云云

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軸長鍬一作紫軸緋氊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昌圖魁偉甚故有此句

嘲崔垂休肩字垂休變化年感妓人王小潤贄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為為山所見贈詩云云為山名就字衮求失其姓

慈恩墻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嘲主司崔澹主試以至仁伐不仁為賦題時黄巢方熾無名子嘲之

主司何事厭吾王解把黃巢比武王

嘲士戲任轂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師訪問知已有朝士戲贈詩云云後至補衮

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題房魯題名後故愛寺山亭院畫有雉尾若真矽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云云

姚家新壻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

莫教射破寺家牆

洛陽人嘲跋異劉道醇五代名畫記云異汧陽人善畫佛像梁龍德中洛陽廣愛寺僧邀之畫三門兩辟時有張將軍圖尤善丹青異方用朽圖長揖而進搦筆倏忽而成右堵異覩跡驚讓聽其成之洛陽人因為謡嘲異

赫赫洛下唯說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

又嘲後福先寺請異畫大殿護法善神有滑臺人李羅漢來與角畫異恐如張圖讓西辟與之自竭思成一神像平生所未能李見之媿甚自縊死時人復嘲之云云

李生來跋君怕不意今日却增價不畫羅漢畫駝馬

蜀選人嘲韓昭 蜀王衍時韓昭為吏部侍郎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并有此嘲衍召問昭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

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情親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辟侍郎不識

嘲傴僂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

拄杖欲似乃播笏還似及逆風遇雨行面乾頂額溼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曲中唱語

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

南頭小鳳納三千南曲張住住少與鄰兒龐佛奴訂結髮之約及笄里南陳小鳳權聘求其元住住先期梯就佛奴以遂平生後令佛奴髡雞冠取丹物誑小鳳小鳳得之獻三緡於張氏時北曲有王小福者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及誕一子鄭撫之甚厚曲中因有此唱

改唱

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失一足

街頭小福拉三拳小鳳微聞前唱疑之是日佛奴家雄雞偶被鬬傷足疑街頭田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聞之向小鳳曰街頭以此事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

也故哢弄小鳳小鳳甚不自足然亦不喻

街中又唱 住住以前言告佛奴佛奴因以生絲纏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依住住言共變其唱小鳳出街中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復之張舍歡宴至旦將歸街中又唱云云小鳳聞此唱遂不復詣住住後住住終歸佛奴也

莫將龎大作荍 錦葵花也音翹 團龎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脚用筋纏

吹火詩 有覩鄰人夫婦相和諧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贈詩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為別製之妻效吹夫亦效之為詩焉

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鄰人

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效作

劉黑闥解嘲人語劉黑闥據相州日嘗訪得解嘲人有水惡烏飛過令嘲之

又令嘲駱駝大悦賜絹五十匹此人置左膊負出未至門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荅云為是偏擔更命五十屯縣置右膊將去

水惡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嘲水惡烏

駱駝項曲緑蹄被他負物多嘲駱駝

村人學解嘲人語前人受賜出村路逢一人問何處得此綿絹具說之大喜

而歸語其婦我朝日定得緜絹及晚詣黑闥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引入有獼猴在庭令嘲之即云獼猴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怪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鴟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曰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緜絹何在荅曰

綿絹割兩耳只有面

嘲劉師老

貞元中韋渠牟為大府卿與金吾李齊運皆承恩寵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穆寂齊運主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師老失據無名子嘲之云云劉禹錫曰名場嶮巇如此

大府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郎

嘲鄭薰薰主文衡舉人中有顏標者誤謂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無名子嘲之云

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嘲蔣蟠金丹光啟中蔣蟠以丹砂授韋中令時吳人張鵠有文而貧或為嘲語云

張鵠只消千馱絹蔣蟠惟用一丸丹

注茵張二進士題名

茵台符六歲能屬文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云云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袁州人謔彭伉

彭伉湛賁俱袁州人伉妻湛姨也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伉置賀宴伉居席之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其妻忽然責之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登第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郛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衰人謔之云云

湛賁及第彭伉落驢

洛中人語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

昔婁師德園今袁德師樓

嘲毛炳彭會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錢即以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云云

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半升

右威衛嘲語秘書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人嘲之云云

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南唐伶人獻先主詞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花為絮者伶人獻詞云云

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閩伶官戲主延政語王延政據建州僭號大殷皇帝後為南唐所俘

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南唐伶人李家明亦嘗謔之云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告乞為優服

言志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云云欲

兼三
者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二